



人民体育出版社

全谱

上册·对子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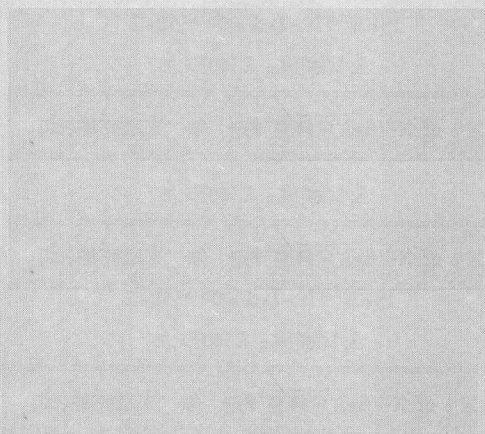
棋圣
范西屏

马诒一编著

●中国古代三大棋圣全谱

棋圣范西屏全谱

上册·对子谱



人民体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棋圣范西屏全谱.上册, 对子谱 / 马诤编著. -北京: 人民体育出版社, 2008

(中国古代三大棋圣全谱)

ISBN 978-7-5009-3350-2

I. 棋… II. 马… III. 围棋-古棋谱 (棋类运动) -中国-古代 IV.G89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3508 号

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0.5 印张 252 千字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 册

*

ISBN 978-7-5009-3350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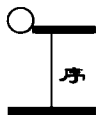
全套定价: 230.00 元

社址: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 8 号 (天坛公园东门)

电话: 67151482 (发行部) 邮编: 100061

传真: 67151483 邮购: 67143708

(购买本社图书, 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部联系)



序

清朝二百余年，是我国围棋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取得了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杰出成就，在围棋广为普及的基础之上，清代接连出现了一些无愧于时代的国手。如黄龙士、周东侯、徐星友、梁魏今、程兰如、范西屏、施襄夏、周小松、陈子仙。这就是后世所称清代“九大家”者。何谓“九大家”？民国棋家邓元鏞在其所编《弈潜斋集谱》中，列有“国朝弈家姓名录”，其中有云：“梁代论弈，分为品目。略放其例，以超凡入圣、夙负重名者，列为大家。”“九大家”中尤以黄龙士、范西屏、施襄夏三人为最。康熙乾隆盛世，三个人以他们传奇般的棋艺活动，以及出神入化、炉火纯青般的技艺，取得了不朽的成就，将中国的围棋水平推至巅峰状态。这三人生前就被誉为“圣人”，后来也就被尊为“棋圣”。

对黄龙士、范西屏、施襄夏三位棋圣，自古至今，无论棋界名流，还是文人墨客均推崇备至。如清朝著名经学家阎若璩曾将黄龙士列为清代十四“圣人”之一，阎氏所列圣人，如顾炎武、黄宗羲、朱彝尊、汪琬等，皆是学可究天人，文可变风俗的巍然大师。黄龙士能以棋艺与之相比肩，也可见阎氏对他的评价之高。对范西屏及施襄夏，前人的赞誉就更多了。如清朝著名诗人袁枚曾称许范西屏说：“虽颜、曾世莫称，惟子之名，横绝四海而无人争。将千龄万龄，犹以棋名，松风丁丁。”清末著名棋家邓元鏞曾形容说：“施定庵如大海巨浸，含蓄深厚：范西屏如崇山峻岭，抱负高奇。”诗云：“范、施驰誉在雍乾，如日中天月正圆。棋圣古今推第一，后无来者亦无前。”

现代人尤其是今人，对三大棋圣的评价似不如前人那么多、那么高。只有一些著名人物，如吴清源大师、前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九段，对三大棋圣赞誉有加。吴清源曾称赞黄龙士的棋力已达日本的“名人”等级。吴氏这里所谓的名人，非指今天日本“名人战”的冠军，而是过去雄踞日本棋坛霸主宝座的本因坊掌门，也是当时唯一的九段、名人。吴清源年轻时，对中国古棋也有很深的研究，尽管他很少提及这方面的情况，我们可以从他的棋里看出三大棋圣对他的深刻影响。这里仅举一例。少年吴清源刚到日本时，在“大手合”比赛中曾经试用过一个新手，即对手小目小飞挂、然后托角、虎，按定式应长一手，但吴清源从下面打，让对方从上面反打。这个定式很著名，因为当时曾受到本因坊秀哉的严厉批评，棋界的评价也普遍不高。但是吴清源不理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，仍坚持这么走。经过十余年的漫长岁月，这个定式才得以“平反”，受到广泛的好评，普通的小目小飞挂托角定式，甚至一度从棋盘上不见了踪影。那么这个新手是吴清源发明的吗？吴清源曾说：“这个定式不是我发明的，而是一个古老的定式。”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想，这个定式可能是吴清源从日本《定式大全》上找来的，因为当时中国正施行“座子”围棋，怎么会有小目定式呢？后来我们在棋圣黄龙士的让子局中也看到了这个定式，才知道原来早在清康熙年间，黄龙士首先发明了这个定式。吴清源推陈出新，显然是从黄龙士那里“批发”来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李昌镐写过一本书《新手新型新定式》，书中他列举了一个他实战走出的新手，并且举了三十几个图例，讲解可谓详尽。这个新手叙述起来较麻烦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后来我们打吴清源的谱，发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，吴清源就走出过这个“新手”。再后来我们打棋圣范西屏的让子局，又发现早在清乾隆年间，范西屏也走出过这个“新手”。看着三代

大国手都在实战中走出同一“新手”，而有人还说这是他的创新云云，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。

要之，棋圣黄龙士、范西屏、施襄夏的棋，与日本棋圣道策、围棋大师吴清源的棋一样，同属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在欣赏和学习棋艺的时候，如果只认李昌镐、曹薰铉，而不认黄龙士、范西屏、施襄夏，不免所见者寡，让人感觉是丢了西瓜，捡了芝麻。马净先生所编纂的这套书《中国古代三大棋圣弈谱》，主旨就是为了弥补芝麻与西瓜之憾。该书对三大棋圣的遗谱搜罗比较详尽，有关三大棋圣的一些史料和传闻逸事也搜罗得比较完备，对与三大棋圣对弈的棋手，凡能立传也都立了传。过去出版的古谱，印刷比较粗糙，一谱二三百子，密密麻麻，打起谱来费时费力。这也是我们与古谱比较疏远的原因之一。重新出版古谱，将一谱分为几谱，印刷精美一些，从围棋爱好者学习和欣赏的角度来说，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的棋手，无论是职业棋手还是业余棋手，都能学习和欣赏古谱，尤其是三大棋圣黄龙士、范西屏、施襄夏的棋。从中汲取营养，发扬光大，将我国的围棋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。

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

刘思明

2008年3月27日

棋圣范西屏介绍

范世勋（1708—？），字西屏，浙江海宁人。清三百年弈坛第一高手，也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围棋大师。著名诗人袁枚称许他：“虽颜、曾世莫称，惟子之名，横绝四海而无人争。将千龄万龄，犹以棋名，松风丁丁。”

西屏三岁时，见父与客对弈，即“哑哑指划之”，客人无不惊异，都说：“此儿将来定会以弈名天下！”西屏的父亲一生好弈，不善治家，结果“好弈破其家”而“弈卒不工”，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亲自教他下棋，还聘请县中好手郭唐镇、张良臣担任教师。

西屏天资聪颖，七八岁时即能与郭、张两位老师抗衡。郭、张遂知难而退，建议另请高明。时山阴俞长侯弈名远播，是除徐星友、梁魏今、程兰如而外的高手。西屏的父亲携子慕名前往，拜俞长侯为师。在俞的悉心指导下，西屏的棋艺进步很快，12岁时已与老师齐名。这一年，11岁的施襄夏也拜在俞长侯门下，与西屏同窗学艺，朝夕切磋，如鱼得水。

两位少年资质不凡，技艺突飞猛进，长侯既高兴又惊奇。为使他们开拓视野，长侯曾携二人前往杭州，拜访前辈国手徐星友。星友授三子指导，勉励有加，并赠以自己所著《兼山堂弈谱》。西屏和定庵如获至宝，潜玩经年，技艺愈加成熟。

雍正元年，范西屏15岁。相传这年“西屏与长侯弈，受先十局，长侯皆北。自是师徒不复对垒”。说明两人师徒名分虽在，但西屏的棋艺水平已超过老师许多。

对于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来说，他的最大希望，莫

过于学生超过自己。如学生只是托庇于老师的名望，亦步亦趋，一代不如一代，那对教育家而言，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悲剧。俞长侯之所以能够培育出两位绝代围棋大师，就在于他始终以淡泊和欣喜的心情，看待学生超过自己，并尽心尽力予以成全。

当范西屏如雏鹰展翅，而声名未广之际，俞长侯特地携他与施襄夏造访松江钱长泽。长泽字东汇，“以名家子，抱经世才，而赋性恬淡，不乐仕进。惟于百家杂艺朝夕研讨，而尤工于弈。……先生弈学既高，从游日重，雅不屑以阿堵角胜负等博塞戏，故四方善弈者争游其门。”长泽棋艺虽达三品，但于棋理深有研究。属于社会上有钱有势，倡导赞助围棋的名流，故家中高手颇聚，像徐星友、程兰如等都曾是钱家座上客。范西屏师徒三人来到以后，颇受优待，钱长泽与两位少年纵谈古今棋理，范、施听后“靡不悦服”。后来钱长泽编著《残局类选》，范西屏曾为之参订。

自松江之游以后，范西屏“名噪天下，遇日以隆”，清名流毕沅《秋堂对弈歌·序》谓：“（范）年十三即成国手，百年来称第一高手，前者弈师俱逊一筹。”袁枚《范西屏墓志铭》谓：“……十六岁以第一手名天下。”两者说法并无矛盾，皆表明西屏在雍正年间即已称雄棋坛。

范西屏成名后，辞别师傅，开始他自己的棋艺生涯。从史料记载看，他的活动主要在江南苏州、扬州、太仓之间。年轻时曾游北京，《墨余录》略有记载。又据鲍鼎《国弈初刊·序》云，西屏和襄夏二十六七岁时，曾在北京对弈十局，西屏七胜三负，惜世无遗谱。传说孤证，有人指为可疑，然以二人高弈盛名，受聘入京，亦属寻常。

当时棋坛群雄纷争、强手如云，似春秋战国之势。范西屏南征北讨，一扫群雄，遂成霸业。大抵除施襄夏以外，所有强

手皆难望其项背。西屏全盛时期的精彩对局，从传世棋谱看，除与施襄夏之“当湖十局”以及与梁魏今之十局，系分先对局，其余皆是让子对局，从二子到九子，总有几十人之多，基本囊括了乾隆时期的著名棋手。

西屏中年入赘江宁为婿。其人性倜傥任侠，潇洒不群，游历郡邑，士绅急争致之。“所获金无算，垂手散尽，囊中不留一钱”。袁枚也形容他“为人介朴，弈以外虽诮之千金，不发一语。遇窈人子显者，面不换色，有所蓄半以施戚里”。

时太仓毕见峰好弈，常邀西屏到家做客。其孙毕沅曾形容西屏说：“每对弈，州中善弈者环观如堵墙。君不思索，布局投子，初视草草，绝不经意，及合围讨劫、出死入生之际，一着落枰中，瓦砾虫沙尽变为风云雷雨，而全局遂获大胜。众口欢呼，神色悚异，啧啧称为仙。”诗云：“明轩洞豁筠帘遮，众宾环堵且无哗。东西对垒建棋鼓，圆奁方局无参差，五岳不动四目动，死灰槁木形神悚……”是诗可想见范西屏对弈时的情景矣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范西屏 56 岁时客居扬州。在此之前，范西屏经常来往于扬州，所以有关他在扬州的传说故事很多。此次居住时间较长，曾应两淮盐运使高恒的邀请，住在其署衙后花园，著书立说。其间收仪征卞文恒为徒，卞文恒将施襄夏所著《弈理指归》布衍与西屏参阅，西屏拣择变化，参以己意，著成《桃花泉弈谱》。问世后风行海内，各地书贾争相镌刻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《桃花泉弈谱》文字通俗，变化简明，灵变遒劲，独具特点，是范西屏毕生心血的结晶。自问世二百多年以来，向为中外棋家所珍爱，即使在今天，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。除《桃花泉弈谱》外，范西屏尚撰有《自拟二子谱》《自拟四子谱》等。

范西屏卒年不详。然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载，嘉庆初，范西屏曾到上海，与当地名手倪克让等手谈，予以指导。此说果信，则范西屏 80 余岁尚曾到沪游访。

范西屏的棋，“不循古法但横行，自有云雷绕膝生”，奇妙高远，如神龙变化，莫测首尾。清著名小说家李汝珍评价说：“范之于弈，如将中之武穆公，不用古法，战无不胜。”臧念宣评价说：“西屏授子，灵奇变化，莫测端倪。如武侯八阵图，五花八门，入其中者，莫能自免。”都是说他的棋有与前人不同的独创性。

范西屏在其所著《桃花泉弈谱·序》中说：“勋自髫年，爱习前贤之谱，罔不究心。”然而“使必执前人之谱以律今人之棋，政如安石官礼，房琯火牛，其不坐困于古也何哉！因不揣固陋，即其心得，录为一书，皆戛戛独造，不袭前贤。”从“爱习前贤”到“不袭前贤”，道出了范西屏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的关键。

清代的围棋，在明代大发展的基础上又有实质性的提高。范西屏曾论述说：“国初弈乐园诸公，冥心孤诣，直造单微。于先后之中生先后，虚实之中生虚实，向背之中生向背。各就英分所极，自成一家，堂堂正正，怪怪奇奇，突过前人，可谓盛矣。至三十年来国手，则又不然。较大小于毫厘，决存亡于渺冥。交易变易，时时存一片灵机；隔二隔三，处处用通盘打算，数至此尽，心至此息。”所谓“冥心孤诣，直造单微”，是概括从过百龄到黄龙士，在势子布局的范围之内已研究得精细入微。乾隆时期的国手则算路更加玄妙深远，胜负只争毫厘之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想有所突破是十分困难的。范西屏正是凭借他过人的天资、无比的创造力，超越古人和时人，遗世而独立，成就了辉煌的业绩，从而也将我国的围棋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大致地说，在势子布局的范围之内，范西屏

的棋艺已发挥到极致，乾隆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。

范西屏是一位“天才型”的棋手，他的棋更多地表现为创造力的迸发，而不是功力的深厚积累。袁枚形容他下棋说：“然施（定庵）敛眉沉思，或日昃未下一子，而西屏嬉游歌呼，应毕则哈台鼾去。尝见其相对时，西屏全局僵矣，隅坐者群测之，靡以救也。俄而争一劫，则七十二道体势皆灵。呜呼，西屏之于弈，可谓圣矣。”功夫型的棋手往往要一步步计算，比较不同的方案，甚至要不断回忆前人的各种下法，以期取得灵感，因此要花费大量时间。而天才型棋手则一眼即能窥见局面的关键，不需花费多少时间。这就是棋手们常说的“感觉极好”。所谓“感觉”，乃是指艺术灵感如火花雷电，不断地闪现。因此下出的棋也千变万化，神奇莫测。自然，这并不是说范西屏的棋功力不深厚，而是说他将前人的艺术精华全部融为自己的血肉，因而才能迸发出夺目的光辉。将前人的棋全部“忘却”，胸中不存一丝影响，只下自己的棋！这就是范西屏作为一位伟大棋艺家，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。

范、施之比较与《当湖十局》

清代的围棋无比繁荣，产生过众多的国手。邓元鋕《国朝弈家姓名录》列举“大家”九人，“名家”五十六人，可谓盛矣。“大家、名家之分，亦犹古人论画，辨别神品、能品也”。而“大家”尤为“超凡入圣，夙负重名者”。

若将诸位“大家”的经历进行比较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这些“大家”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。如康熙中叶之黄龙士、徐星友，康熙末年之程兰如、梁魏今，乾隆时期之范西屏、施襄夏，同治年间之周小松、陈子仙。其中尤以范西屏、施襄夏，如两峰对峙，双水分流，煌煌然踞于诸“大家”之上。清末弈谱搜集家钱保塘曾问周小松，于本朝诸国手何如？小松回答说：“如遇范、施不能敌，余皆抗行耳。”此话出自小松之口，自有不同凡响的分量，说明范、施绝艺实有难以企及之处。

范西屏和施襄夏两位大师，无疑都是棋艺方面难得出现的天才。所谓“落子乃有仙气，此中无复尘机，是殆天授之能，迥非凡手可及”。说是天才，乃是就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言，当然不会“天授之能”，而是他们努力奋斗的结果。因此，两位大师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有许多启人深思的东西，值得研究。我感觉有如下三点：一、两位大师自幼都受到围棋的熏陶，这是与他们各自的家长爱好围棋分不开的。二、都曾受教于名师，得到精心的培养，为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。三、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，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流派。

艺术的本质表现于个性和独创性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缺少个性和独创性，那就很难有所成就。反之，个性愈鲜明，创造性愈特殊，成就也会愈大。围棋艺术自然也不会例外。上述三点之中，一、二点是不难做到的，唯有第三点是关键。也最难实现。因此想就个性和独创性的问题，谈谈范、施在成长过程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。

范、施年岁相仿，同乡同里，都出生在爱好围棋的家庭，又都受教于同一位老师，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。可以说，两位大师在他们的棋艺生涯中，起点基本是一样的。但也略有不同。即范西屏自幼天资聪颖，而施襄夏则“性拙喜静”。由于这一点差异，施襄夏成为“天下第一手”的时间，竟比范西屏晚了将近十五年。然而他毕竟赶了上来，终于和范西屏站到同一高度。这也说明，天资虽然必不可少，但也并非唯一决定的因素。

两位大师尽管起点基本相同，但个性和创造性却绝不相同，完全是分道扬镳，自成一家。按常理，范、施既同受教于俞长侯，耳濡目染，自会受到较深的影响。然而在他们身上和棋艺风格中，却看不到一丝一毫“俞派”的影子。一般地说，“乌风清于老风声”，乃是艺术家取得成功的第一步。为了说明问题，可以用围棋与京剧做一点比较。或许京剧艺术与围棋艺术不太一样，京剧界要想超过老师似乎不容易。所以有的人往往喜欢打出旗号，“某某名家传人”或“某某老师亲授”，藉以抬高身价。殊不知这正是一种没出息的做法。你模仿得再像，也无非是一件复制品，复制品的价值也就少得可怜了。

范、施不是这样，他们不需要托庇于老师的名声，而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超过老师，接着又超过前辈国手梁魏今、程兰如，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流派。因此，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。

关于范、施的棋艺风格，前面已多所介绍，这里不再重复。只想强调一点，即范、施的棋艺风格各自不同，一位是感觉型的杰出代表，另一位是长考型的杰出代表，春兰秋菊，各擅胜场。总之，从范、施身上所体现的“同”与“不同”，即能发现艺术家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紧之处。对于今天培养青少年棋手，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

下面谈谈《当湖十局》。

范西屏与施襄夏从学俞长侯时，时常角技争先，但彼时尚未达到国手阶段，未曾留谱。二人成名后时散时聚，年轻时曾在北京对弈十局，可惜世无遗谱。据杭世骏《海城杂咏》云：

疏帘清簟镇相持，燕寝同看落子迟。记得仙郎夸管领，花封兼辖两棋师。

自注云：“范、施两生弈品皆海内第一手，林凤溪宰邑时，尝邀至官阁决胜云。”

据《海宁州志》记载：林凤溪任海宁县官始于雍正十一年三月，乾隆元年四月交卸。可知范、施在这三年中也曾角逐过一次，但也未留下谱局可资研讨。晚年二人同在扬州做客多年，未见有人撮合对局之举。因此，“当湖十局”便成为两位大师平生留下的唯一对局记录了。

当湖又名拓湖，即浙江平湖的别称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平湖县世家张永年延聘范、施到家教棋。永年字丹九，家中五世善弈，永年及其子敦坡、香谷皆能文工弈，有“拓湖三张”之称。后来曾将范、施授子谱选录二十八局，辑为《三张弈谱》行世。本年之中，范、施应主人的请求，进行十局对抗比赛，这就是“当湖十局”的由来。

然而“当湖十局”未见《三张弈谱》收录，甚至序文也未曾道及，令人不免奇怪。直到同治年间，永年之玄孙张金圻有《坐隐居谈弈理诗》七古一篇，才说到此事，诗中有云：

乾隆之际施范鸣，条理始终集大成。地灵人杰主宗盟，神乎技矣四宴惊。瞬息万变斗机巧，疾逾鹰眼健鹰爪。以征解征洵奇观，借劫酿劫谁分晓。三江两浙数十州，大开旗鼓东南陬。当湖客舍十三局，旁观当作传灯录。念我先人雅好棋，棋中授受见而知。

自注：“先高祖聘施、范在家对弈十三局，叹观止矣。”

诗中叙述渊源，出自家乘，当可作为信史。由此可知，范、施两雄实在当湖对弈十三局。目今传世之《当湖十局》，西屏执白先行六局，似乎理不合，当是后人辑谱时有所遗漏所致。按我国明、清之际的习惯，高手相约，一般以十局棋为一轮，净胜局每领先四局者，交手棋份即提高一格。由于这种十局棋含有正式对抗的性质，因此对于棋手来说，是一件“生命攸关”的大事。吴清源曾形象地称这种“擂争十局棋”是一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。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，一方面胜者名扬四海，誉满天下，另一方面败者一蹶不振，棋士生命就此断送。

当年范西屏 31 岁，施襄夏 30 岁，正精力弥满，所向无敌之际。对于施襄夏，无疑含有向天下第一高手挑战的意味。对于范西屏，则是一场精神压力极大的卫冕战。徐星友评黄龙士、盛大有对局云：“大抵劲敌当前，机锋相迫，则智虑周详，若非劲敌，虽胜亦乏精彩。”这是指黄龙士与盛大有年事悬殊，棋力亦有高下之分，因而黄龙士虽胜，亦难免胜之不武。星友进一步指出：“求其两相对垒，年力相当，各极所长，绝无遗憾，上下古今，殊不可多得也。”星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，即要求对局者不仅要棋力相当，而且要年力相当，才能各极所长，绝无遗憾，演出绝妙好局。这种标准自然也适用于《当湖十局》。范、施年力相当，又同是“天下第一

高手”，可谓二美具、两难并，他们之间的对局角逐，势必呕心沥血，竭力施展平生绝技。从棋局看，可说是出神入化，景象万千，关键之处杀法紧妙，惊心动魄，将我国围棋的传统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诚千古难得之佳作。

“当湖十局”不仅是范、施的绝诣，也是我国古代对子局的极峰。全面、彻底地刻画出我国棋艺水平所达到的高超境界。其光辉所耀之处，历来为中外棋家所赞颂不已。

钱保塘《范施十局序》云：“昔《抱朴子》言，善围棋者，世谓之棋圣。若两先生者，真无愧棋圣之名，虽寥寥十局，妙绝今古。”《海昌二妙集》评曰：“劲气屈盘，首尾作一笔书，力量之大，非范、施相遇，不能有此伟观。”自民国以来，对局采用日本新法，布局不用“势子”，围棋的发展已有实质性的变化。然而今天的棋家评论“当湖十局”时，仍钦服于范、施作战精警，算路准确，奥妙无穷。这是因为今天的围棋理论虽比古代丰富，布局变化也比古代繁衍，但决定一局棋胜负的关键，仍取决于中盘的战斗，这是古今一致的地方。因此在中盘战斗中，对杀的构思及计算的深度，仍是衡量棋手技艺素质的主要标准。而像范、施这样天才的棋艺大师，战斗之雄健、计算之深远、对杀演变之奇妙绝伦、艺术感染之强烈，即使现代的高手也往往甘拜下风，自叹弗如。

要之，范、施两位大师在“当湖十局”所焕发的艺术造诣，乃是我国棋艺发展长河中的千古绝唱。充分体现华夏民族的智慧与才华。如大海巨浸，如崇山峻岭，自有包罗万象的无穷内涵。正如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，即使围棋不断地向前发展，《当湖十局》的迷人魅力，也将始终闪烁光辉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	(001)
棋圣范西屏介绍	(001)
范、施之比较与《当湖十局》	(006)
第一局 范西屏、梁魏今对子谱之一	(001)
○白方：梁魏今	
●黑方：范西屏	
第二局 范西屏、梁魏今对子谱之二	(014)
○白方：范西屏	
●黑方：梁魏今	
第三局 范西屏、梁魏今对子谱之三	(023)
○白方：梁魏今	
●黑方：范西屏	
第四局 范西屏、梁魏今对子谱之四	(031)
○白方：范西屏	
●黑方：梁魏今	
第五局 范西屏、梁魏今对子谱之五	(042)
○白方：梁魏今	
●黑方：范西屏	